

上 姿三四郎

富田常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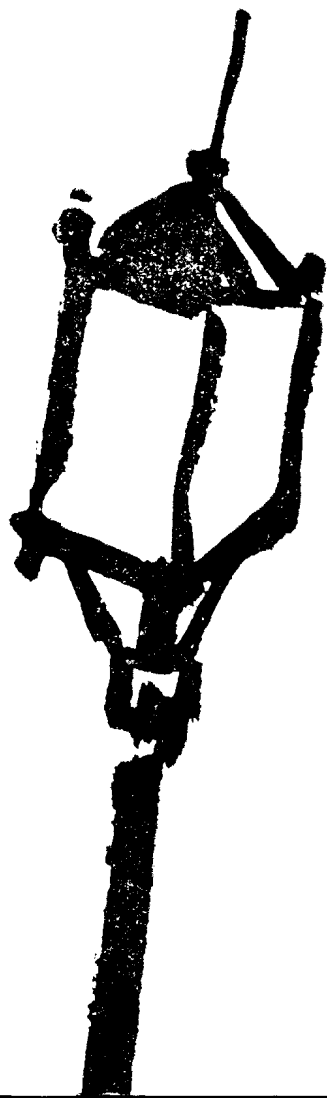


姿三四郎

上

富田常雄 著

尚侠 徐冰 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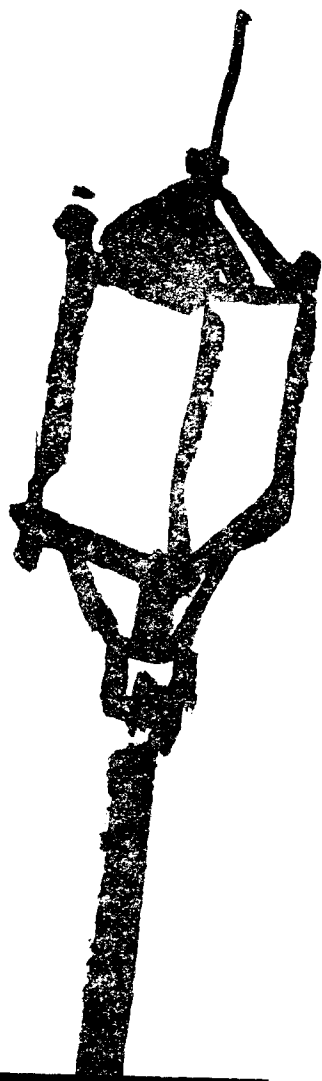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姿三四郎

下

富田常雄 著

尚侠 徐沐 译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姿三四郎 ZI San Si Lang(上册)〔日〕富田常雄 著 尚侠 徐冰 译

责任编辑：赵宝康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875印张 2插页 244,000字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0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89·26 定价：1.55元

姿三四郎 ZI San Si Lang(下册)(日)富田常雄 著 尚侠 徐冰 译

责任编辑：赵宝康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269,000字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0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89·28 定价1.75元

出版说明

《姿三四郎》是日本著名长篇社会武侠小说，自问世以来，雅俗共赏，受到日本各阶层读者的广泛喜爱，其魅力历经四十余年而不衰。

小说写的是日本明治初年柔道界的激烈矛盾和斗争，描绘了柔道、空手道等日本传统武术的源流与发展的画面，展示了主人公姿三四郎的成长经历和他的青春的力量、爱情的波折和性格的复杂，再现了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习尚和风土人情。作品人物个性鲜明，情节起伏跌宕，叙事风格引人入胜，是日本同类小说中的杰作，改编为戏剧、电影后，其影响更不胫而走，广为流传。

这次出版的是我国第一次翻译的全文中译本。由于社会、民族的不同，对作品的内容和思想、感情倾向，读者在欣赏时应予以恰当的评价。

序 篇 明治的风雪

序 章 绿色的阳伞

—

马蹄一住，干燥的黄尘便顿然腾起。黄昏时刻的日本桥大街，笼蒸火炙一般，没有一丝凉意。店铺的帘幕死死地垂吊着，连个出来打水的店小二的影子也不见。

下了铁道马车，兵介大步地跨过铁轨，夕阳照在他的秃顶上。他紧绷着脸，对随后下车的专太郎道：

“铁道马车这玩意儿还行，就是这马屎马尿的骚臭，叫人受不了”。

一面说着，他一面拍打着裤裙的下摆，话语里含着一股豪侠之气。这位挂札兵介，乃是柔术杀当派的宗师。

“大热的天请先生出马，今晚一定盛情款待。”

专太郎凑过那张商人似的脸，低声说道。他身高六尺有余，手抚角带，和兵介并肩而行。

“不必客套。从新桥到这儿，铁道马车费竟贵到三钱，这世道太难混了。心明活杀派的门马，在浅草一带表演拔

刀、收刀术，靠卖艺挣碗饭吃，这也是实逼无奈呀。干柔术这行当，连口酒都喝不起。哈哈，我也和门马一块儿去浅草吧。”

兵介抬起了手，以掌面抹了抹额头的汗水。穿旧了的上等麻布衣服里面，肩头的肌肉隐隐隆起。

“门马和先生的较量，一定很有看头。”

“反正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。哈哈。你今天的对手，是叫什么矢野的吧？”

“矢野正五郎。”专太郎怒气冲冲地说。

“还是个学士？”

“东京大学出身的文学学士，是个手不离洋书的、装腔作势的家伙。”

“那么说，天神真扬派的福田八之助和矶正道，是被这个学士头衔唬住了，才把绝技传给他的吧？”

明治十六年，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学位获得者，法、文、理、医各科加到一块儿，据说仅有六十八人。因此，即便是在东京，学士也还是鲜见的。

“也许是那样吧。我跟着福田先生学了八年，从师矶正道也有三年了。如果让后辈小子抢了先，还算什么男子汉？！今天，一定得和矢野决一雌雄。”

“来确立天神真扬派的正宗掌门人吗？有意思。”

兵介横晃着肩膀说。他身高五尺八寸，熊背蛇腰，一身古铜色的肉块。这使得身高六尺、硕大敦实的专太郎，感到了一种难以对垒的威慑。

“今天是群英荟萃。起倒派的饭沼、关口派的柔山，还有您，都要来这里。所以，哪能不分出个高下呢！”

专太郎气焰陡起。他交臂而立，胸膛起伏，周身都在颤动。

此人原本是日本桥一家“泉屋”鱼店的老板，因为身材高大的天分，始学柔术。现在几近职业水平。再加上相貌的英伟，因此提起天神真扬派的泉专太郎，已经可以和被称为东京第一把交椅的户塚扬心派的木岛太郎齐名。两个人都是一副巨豪的派头，相貌不凡，体魄超人，堪称柔术界的双璧。

“好说，今天我就废了他。这家伙，当着学士，倒想着柔术……。看来，我兵介没准儿要露一手杀当派。”

“不。在您上场之前，我就不能让他再爬起来。这天神真扬派，到底该由谁来继承，请您明察好了。哈哈……”

这话，倒也未必是言过其实。专太郎笑着，周身凝聚着三十岁的男子汉的魄力。

今天，他特去接来住在芝的杀当派的挂札兵介，意在尽量多请些行家，来论定自己安排在大工町的福田八之助道场的这次比赛。源出南蛮一活派的杀当派的兵介，便是柔术界的一位高手和权威人士。

自明治维新以来，柔术业每况愈下，靠此道维持生计已经十分困难。兵介依旧混迹于这些人们中间，也许和那些赌徒的情况类似，他们还能勉强支撑下去。

矢野正五郎和泉专太郎同是天神真扬派的福田八之助的门徒。三年前八之助故去后，矢野入了神田玉池的同一派的矶正道之门。

在这两门中，专太郎与正五郎都是师兄弟关系。但是，见面机会少，也从未在一起练过功。由于不论是八之助还是正道，都异常信赖正五郎，所以无不把绝技秘传给他。去年，矶正道六十二岁时过世，此后渐渐有矢野正五郎将要作为天神真扬派的继承人来掌门的风声。眼下，空了好一段时

间的大工町的福田道场，借给了以整骨闻名的关口派柔术家关屋柔山，乘今天的迁移庆典之机，请来了东京的柔术家们。

专太郎借此良机，打算在这个与天神真扬派关系很深、作为它的正宗继承人理应崭露头角的道场，与正五郎角逐。

因为是恩师留下的道场重新开放，所以正五郎也是必到的。

“听说他最近改变了想法，拜在起倒派的饭沼先生门下，想靠两片文人的嘴皮子，叫师父承认他的功夫，允许他出徒。”

专太郎轻蔑地说。

二

大概他非常憎恨正五郎吧。

“他的功夫到底怎么样？”

兵介町问道。

“总是带着一个叫户田的唯一的弟子。来了之后，做些小动作；或者连功衣也不穿，坐在那不起来，练看功。与其说是在练看功，倒不如说装出一副师父的样子，图个安稳。那个讨厌的家伙。”

所谓练看功，便是今天所说的观摩。

“看样子，他好象是有意避开我。去年，在矶先生的玉池道场，我对他说，咱们练练近身功吧。可是，那家伙笑着推脱了……”

“他说些什么？”

兵介立刻停住了脚步。

“‘与你不是练功，而是生死之争。所以免了吧，’他说完，客客气气地行了礼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说没关系，来吧。他却再次行了礼，笑着说道：‘请多包涵。’我非常生气，可又拿他没有办法。”

“嗯。”

兵介哼着，脸上现出困惑不解的神色。

“是个大块头吗？”

“五尺二、三寸高，体重十三贯左右^①。不足为敌。”

专太郎答道，言语有些结巴。

那种看起来一口气即可吹翻的、卑弱异常的对手，却往往令人有一种内在的恐惧。

“噢，那样弱小吗？”

兵介自语着，目光扫向药店房上挂着的木刻千斤丹大招牌。

他预感到那位学士的身手不凡。尽管关于他的事，只是道听途说了一点点，但职业的本能还是使他这样去想。

去年死去的矶正道，也是一个身高不过五尺一寸的汉子，然而却是真扬的隐退了的名人。身材高矮不能作为功夫好坏的标志，而且自古以来身材矮小却功底雄厚的人，十有八九都是超人的柔术天才。矢野正五郎是否达到这种境地尚不可知，不过单凭他敢于冲入大都身高六尺开外的今日的柔术界，便不能等闲视之。

“疏忽不得哟。”

隔了一会，兵介这样说道。

“成败在此一举，当然不能疏忽。”

^①—贯为3.75公斤。

专太郎随口答道。搏斗的欲望在周身翻涌，但他又委实没有轻视对手；他发自内心地正视这个问题，是从提出练近身功而被矢野正五郎拒绝开始的。

现在，经兵介这样一说，他感到有一股寒气爬上脊背，尽管不无自信，但也不无空虚感。他当然不认为自己会输，可这又毕竟不同于与天神真扬派的其他门人的较量，因此心理上格外有一种压力。一想到这一点，他便不觉有些泄气，于是匆匆打开插在带子上的扇子煽起风来，以避免这种讨厌的意识。

“弟子户田个子也不高，成天影子一般跟着矢野，象是金鱼的粪便。哈哈……”

专太郎想放松一下情绪，于是开了句有失大雅的玩笑。

地处大工町的原福田八之助道场，挂起了新的招牌，上有“关口派柔术教官关屋柔山”的字样。

这玄关颇有气派，上房居中。与右边的招牌同样大小，左边也挂有“关屋柔山为您整骨”的招牌。

如同曲艺厅的入口处一样，玄关口杂乱地堆放有许多鞋子。通过这玄关，场主的用心一目了然。

兵介从格子窗向里边望了望，微微笑道：“开始了。”

道场里，盘腿而坐大吃菜肴的，在师父席下交杯对饮的，还有置这些于不顾，不知是在交手、还是练着柔术给别人看，场中有一对青年正扭到一起。一派杂乱无章的场面。

兵介的所谓“开始了”，大约指的是喝酒，而并非柔术比赛。

“柔山，你小子占了个好道场啊。不过，靠着这个，外加上整骨，要是再吃不上喝不上，那可就说不过去了。”

兵介自语着，走上了玄关的台阶。当他准备跨过充溢着

酒香汗臭的、三十六铺席大小的道场时，留着连鬓胡子的身高六尺二寸的木岛太郎，从旁侧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：

“挂札，你来晚了，装四斗的酒桶大概都已经空空如也了。”

然后，他踉跄着朝专太郎这边转来：

“泉，学士没来。”

“没来？木岛先生，这话当真么？”

专太郎敏锐的目光，扫视着道场。

“木岛，你已经醉了。”兵介在一旁说。

“我没醉。他的弟子象个蜻蜓似地坐在那里，他本人没来。”

这木岛太郎，是第二代户塚彦九郎率领的户塚扬心派的总帅。他作为户塚派的木岛而出名，与其说是练功刻苦，莫如说是靠了豪饮和萨摩人的野性的气质。

专太郎顾不上讲话，足足扫视了道场一圈。

心明活杀派的门马三郎，良移心当派的村井半助及其弟子桧垣源之助，起倒派的饭沼恒民等，柔术各派的高手云集，映入眼帘。唯独不见的，是他所寻找的目标矢野正五郎。

他的弟子户田雄次郎，靠着道场的墙板，双手扶膝，端然而坐。

专太郎把舌头弄得直响。

三

虽说是迁移庆典，但有人却认为，既然是借天神真扬派的福田八之助道场挂出关口派柔术的牌子，这实际上就是在

开设道场。

按理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。形式倒未必拘泥，不过以某种方式保持武林道场的威严气氛，倒是不可缺少的。比方说，道场主的致辞啦，安排几组对打啦什么的，总之，这种形式一定要走。

然而，从户田雄次郎来到这儿的最初那会儿开始，这里便既无武术表演，又无场主致辞。主人柔山讪笑着，与来客略作客套便喝起酒来，开始旁若无人的交谈。虽然没有人放声唱起来，但那杯盘狼藉的样子，与普通商号的迁移庆典相比，摆场大、叫嚣声高、放荡不羁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不仅如此，没喝到酒的年轻人，还要开了斗鸡的柔术招数，撒起泼来给人看。

出席这样糟糕的开设道场的仪式，在雄次郎还是平生第一次。就在这个道场中，他有着跟随矢野正五郎、就师于故去的福田八之助师父的圣洁美好的回忆。

他开始有些烦躁，自打来到这裡，除了喝酒便什么也没有。他盘算着回去的事。

“喂，你也别太讲究了。在师父席上摆上两个大酒桶，喝它个够，用不着来那套礼节和形式。从这点看，柔山先生懂得文明开化，所以这也是一个脱俗的仪式。怎么样，干一杯？”

邻座的青年，袖子一挽到顶，抖动着臂膀，喝醉了酒的身子前后晃动，举着酒杯。雄次郎摇了摇头，谢绝了。

既然是代表正五郎来的，不能就这样回去，应该向道场主人关屋柔山致谢才是。

但此刻的重要人物柔山，却不在道场。刚才他退到了后面，便一直没有出来。

雄次郎有些忍受不了这乱做一团的开设道场的气氛了。

“喂！老弟，酒没了，给来两壶。哈哈，今天的师父是酒桶师父，我真佩服。”

不知是谁，在这样大声嚷着。

木岛太郎居前，随后是挂札兵介和泉专太郎，他们与先到的客人打着招呼，一面径直走到师父席入座。

趁这个机会，户田雄次郎离开了座位。

他记住，走廊的松木板门的对过，有一间类似客厅或起居室的房子，于是手扶房门喊到：

“关屋师父。”

“啊？干啥？”

里面传来了柔山那粗鲁的回答。雄次郎跪在地上，小心地打开了沉重的杉木门。

这一瞬间，他愕然了。由于吃惊而没了下文，只是下意识地用手理了理长发。

明石出产的鲜艳的箭状花纹布，映入了他的眼帘。一位梳着参加夜宴的华丽发式的姑娘，正在把头转向自己一边。

这张俗称瓜子脸的容貌，令人在刹那间联想到白色的大花瓣。

姑娘大约是在医治挫伤的脚腕吧，一只脚正放在柔山那里，大概是觉得被年轻的雄次郎看到这不成体统的样子很不好意思，脸一下子红了起来，又正了正身子。

美的极致。

雄次郎完全被陶醉了。

露出一条臂膀、光秃秃的前额上挂着汗珠的柔山，一边治疗着，一边抬起眼皮看了看雄次郎：

“什么事？师父正在看病就闯了进来。”

“对不起，失礼得很。”

雄次郎低下头来，只手理着头发，没能说出什么来。

“啥事过后再说。上了道场是柔术的师父，现在是治病的大夫。快出去，净碍事儿。”

“啊，那么……”

在关杉木门时，他才注意到还有一个人坐在一旁，是一位中年女子。看样子，象是那位姑娘的女佣。他退出后关了门，觉得自己狼狈极了，连那个女佣都未能注意到。于是涨红着脸回到了道场。

现在一时没法回去了。雄次郎把两手放在白条裤裙上，在他那茫然地看着乱作一团的周围的视网膜里，箭状条纹图案仿佛穿出浓雾的太阳，隐隐地浮现出来。

“你叫户田吗？”

有人突然在师父席旁大声地呼唤道，于是又把他拉回到了眼前的现实中。

是泉专太郎在喊他。

带着一种师兄的威严，泉专太郎面对着雄次郎问道：“矢野不来了吗？”

“非常抱歉，我的老师今天因为参加学习院的会议，实在抽不出时间来。”

“嗯。”

专太郎不满地用鼻子哼道，然后转向挂札兵介。

“他想借此逃脱呀！”

逃脱——这种尖刻的语言立刻传入雄次郎的耳鼓。

矢野正五郎受学习院的教师之嘱，自八月始几乎没有一点闲空儿，这是事实。不知逃脱这话里的味道是什么，但显然是充满恶意的。

“老师也觉得非常遗憾，所以再三地讲，请各位多多见谅。”

雄次郎又道。这也是事实，因为即便是出于对恩师福田八之助的尊重，正五郎今天也真想出席。

“你回去对他说，学习院的先生居然有那么大的兴致学柔术？学士就该象个学士的样子嘛，成天和书桌为伍就对了。”

兵介扬起下巴说，语调又快又重。

“难道就不许学士练柔术吗？”

热血涌上了雄次郎的脸颊，他的言辞也随之激烈起来。

“没说不许。”

搭话的是专太郎：“可那种纸上谈兵的柔术，是真扬派的耻辱。”

“混、混蛋……”

雄次郎愤怒已极，竟讲不出话了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武术靠的是真功夫，不是嘴皮子。大言不惭，光凭嘴耍，那是作贱武术。所以，泉想和你的学士老师比试比试，可他却听到风声跑了。事情就是这样。”

兵介一口气说完。又道：

“怎么样，你能做到君辱臣死吗？哈哈……”

他哄笑着，用毛巾擦了擦光秃的额头。

……

雄次郎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缄口不言。放在裙裤上的两只拳头，握得紧紧的。直到这会儿，他才明白了对方的企图。

抬眼一看，方才还在道场中炫耀的人们，已经不约而同地在外场区坐定。三十铺席大小的褐色榻榻米，空荡荡地留在那里。周围的气氛也是紧张的。